

黄 ■ 全 ■ 愈 ■ 教 ■ 育 ■ 文 ■ 集

改变以考为本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
培育创造性思维活跃的新一代

动一动

中国基础教育的基础

中国素质教育之辩

[美]黄全愈 ■ 编著

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联合推荐

北京101中学校长 郭 滔

北大附中原校长 赵钰琳

广西南宁二中校长 何伟萍

广东深圳中学校长 王占宝

广州市执信中学副校长 张水平

中山大学教育学院院长、教授 钟明华

北大附中副校长、全国模范教师 张思明

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沙洪泽

辽宁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张晓辉

辽宁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、教授 李宝贵

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、博士生导师 吴刚平

民族复兴的基础是教育复兴。中国要在2020年实现教育现代化，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以考为本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，继续强力推行素质教育。

动一动

中国基础教育的基础

中国素质教育之辩

[美] 黄全愈 编著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· 北 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动一动中国基础教育的基础:中国素质教育之辩/(美)黄全愈编著.

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10

(黄全愈教育文集)

ISBN 978-7-300-12379-0

I. ①动…

II. ①黄…

III. ①基础教育—研究—中国

IV. ①G63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22441 号

黄全愈教育文集

动一动中国基础教育的基础——中国素质教育之辩

[美]黄全愈 编著

Dongyidong Zhongguo Jichu Jiaoyu de Jichu

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

邮政编码 100080

电 话 发行热线:010-51502011

编辑热线:010-51502017

网 址 <http://www.longlongbook.com>(朗朗书房网)

<http://www.crup.com.cn>(人大出版社网)

<http://www.ttrnet.com>(人大教研网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规 格 165 mm×240 mm 16 开本

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张 14.75 插页 4

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110 000

定 价 26.8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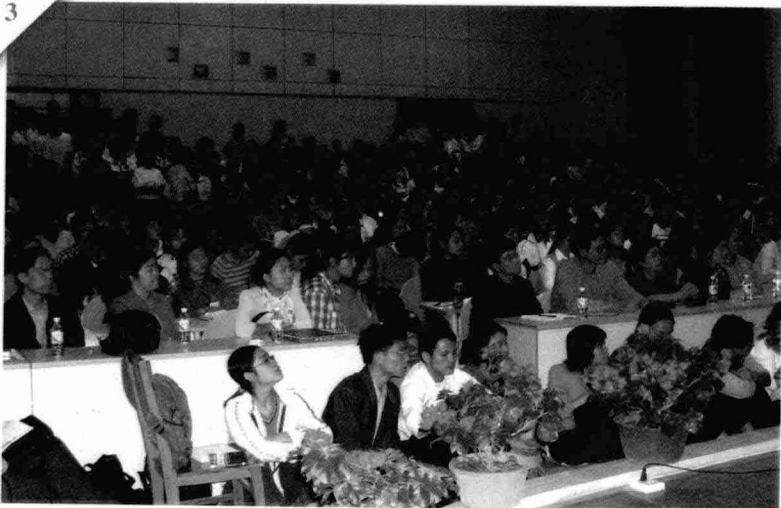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

1. 2003 年 9 月，黄全愈博士在南宁给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校领导和教育工作者作报告。上千人的报告，讲！十个人的报告，也讲！
2. 2006 年 6 月，北京师范大学著名的“京师教育论坛”请黄全愈博士作报告。

3



4

3. 2003 年, 黄全愈博士在广西师范大学演讲。听众里三层, 外三层, 还有做笔记的。不是报告做得好, 而是我们的民族在强烈呼唤素质教育。
4. 2003 年 10 月, 黄全愈博士在华中理工大学作报告。报告 7 点半开始, 但 7 点钟报告厅已挤满了人。报告结束后, 学生们围着黄全愈博士久久不愿离去。华中理工大学的工科学生居然对教育那么感兴趣, 让黄全愈博士激动不已。



5. 2003 年 6 月，黄全愈博士在中国教育电视台做节目，畅谈教育改革。他说：是得动一动中国基础教育的基础！

6. 儿时最愉快的是妈妈的学生来拜年，到自己有了学生，就把他们请到家里开 party。

7



8

7. 母亲在中山大学读历史，后来到柳州当中学老师。我不解。母亲说：“搞教育就是写历史！”数十年后，我似乎开始明白了其中的道理……
8. 在闻一多先生的墓前，我想起父亲说过：他去听了闻先生的《最后一次演讲》，炸弹一响，他摔倒在地上，想爬就是爬不起来……

总序：只有素质教育能使中国崛起

再来一个20年，还是素质教育

10年前出版《素质教育在美国》时，我就引用了斯坦福大学的教务长（大学的二把手）马林科维奇博士于1998年表达的观点：亚洲大学（特别提到中国）需要20年才能赶上世界知名大学。

2010年在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，斯坦福大学校长汉尼斯博士说：“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需要20年。”十多年过去了，还说再需要20年，而且是“最快”。他嘴里说“最快20年”，心里的时间就不止20年。至于多少年？他没说。他倒是说了：慢则50年……

又是一个说不清、道不明的20年！

不少房地产老板搞教育，大干快上建学校，个把月便能竖几栋雄伟壮观的大楼，气势怪吓人的。但真办教育，投进去三五年，连个回声都听不到，想抽腿，已成骑虎之势。用“百年树人”来

形容教育，可能有些夸张，但搞教育的喜欢说“20年”，似乎搞教育至少得20年，不然不算数。就像修铁路，以亿为基数，不然拿不出手。斯坦福的前后两位校领导都以“20年”为计算单位，是信口开河还是有所依据？有趣的是，1976年中美双方的教育考察团互访后，都曾预言：“经过20年的教育，中国的科技将超过美国。”预言大错特错是一回事，为什么说的也是20年？这几个20年是否巧合？

我们来看看这个20年是怎么算出来的：小学6年，初中3年，高中3年，大学4年，一共是16年，再加上研究生教育，大致是20年。我曾在《南方周末》上接连发表过两篇文章：《动一动中国基础教育的基础》和《一流的学生从哪里来》。后一篇是与当时的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商榷：中国建世界一流大学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我以为，世界一流大学至少要具备四个一流：一流的设施，一流的管理，一流的师资，一流的学生。前三个“一流”，都可以通过举国的财力倾斜、世界范围的人才招揽于三五年，或者七八年内办到。但“一流的学生”则必须扎扎实实地从基础教育抓起，否则北大不可能有一流的生源。没有一流的生源，就根本不可能在四年内培养出一流的大学生，进而在短期内培育出一流的研究生。我们也可以说，前三个“一流”，可以从别处“搬”来。但建世界一流大学需要打基础。这个基础是什么？这个基础就是我们的基础教育（含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、自我教育），这个基础是“搬”不来的，每一块“基石”都必须自己去奠定。迈阿密大学足球教练请我帮他在中国招一两个女足运动员。

在他的印象中，中国女足还是10年前那样所向披靡。有两个情况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说：一是今年中国女足输得一塌糊涂，连参加世界杯决赛的资格都没有；二是美国女足的人口是500万，而在中国还不到1000人。中国搞的是举国体制，把少数人集中起来苦练；美国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，到处都能看到女孩儿踢球。非常有意思的是，如果我们也用举国体制在100所中学里专门为北大清华培养生源，能否短期内让北大清华培养出一流的学生？答案是否定的。邓小平早就说过，足球要从娃娃抓起。没有厚实的基础，女足已败下阵来。同理，素质教育必须在整个基础教育中实施。至此，我们来琢磨一下，斯坦福大学校长所说的“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需要20年”是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，基础教育是教育的基础，从现在开始就必须从基础教育着手，从根本上改变一代人以考为本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，必须触动形成这种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基础教育，必须继续强力推行新课改，从小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、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从根本上改变人才的素质。中国的大学才可能在12年后，获得一流的生源，在20年后培育出一流的研究生。这就是他所谓的“最快20年”。换句话说，真的动了基础教育，就是“20年”，否则就是50年，甚至更长。但动一动中国基础教育的基础，谈何容易！

十多年前说“需要20年”，十多年后还说“最快需要20年”。

其他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，没有具体说中国多少年内可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，但从他们所指出的中国教育的问题来看，他们是认同“最快20年”的说法的。因为，他们所指出的，是钱学森

先生的遗恨，不是十年八年能解决的问题。巴西可以很中肯地指出中国足球的问题，因为两者相差太远，不怕你一蹴而就。如果不是数十年的差距，别人恐怕也不会大方地指出我们在教育上的问题，正如巴西对阿根廷的足球绝对不置一辞一样。但愿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

这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要出《文集》，许多话题十年前就提出来了。有人曾质疑人大社：“素质教育”是否旧话重提？两个星期前，一位叫李福琼的学生给我来信，并附上今年5月初在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，数位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从不同角度指出中国教育问题的报道。这些问题，不但都是而且仍然是素质教育的问题。世界名校校长的谏言，震惊国人！这位学生在信里说道：“其实这些顶级大学校长的高见，早在您前几年出版的书中就都指出来了……”中国人喜欢换口号，改提法。既想批倒“应试教育”，又不愿提“素质教育”。于是又提什么“通识教育”、“博雅教育”，说到底就是关于“人”的教育，把“人”育化为人才，完善“人”的人格的教育。看看日本，自然资源贫乏到极点，“穷”得只剩教育——把“人口”变为“人才”的教育，也正是教育使日本崛起成为强国。在西方有人说：未来20年将属于中国或印度。印度和中国谁先崛起，就看谁能在20年内把“人口大国”变成“人才大国”！以人为本的教育，就是素质教育！教育是“教”人、“育”人的事业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借世界顶尖大学校长的口说：实施素质教育最快需要20年，慢则50年。只有实施素质教育，中国才能把“人口压力”变成“人才资源”，才能

建成世界一流大学。

中国的前途在于教育。因为有什么样的教育，就有什么样的国民；有什么样的国民，就有什么样的国家。因此，有什么样的教育，就有什么样的明天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只有素质教育能救中国。

素质教育的起点是人，归宿还是人，因此，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永恒话题。

中国的教育复兴，就是素质教育

我反对“注、疏、解”的研究方式，但被迈阿密大学任命为孔子学院的院长，在揭牌仪式上，需要讲几句话，我就讲了《论语》开篇的三句话。

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译成现代汉语：“时常学习和温习，不是愉快的事吗？朋友远道而来，不是高兴的事吗？别人不了解我，我也不怨恨，不就是君子吗？”

许多人不理解：为什么一个大哲学家最重要的著作的头三句话，竟是如此的平淡无奇、浅显简单？

“学习是愉快的”；“朋友来访令人高兴”；“要宽容他人”。一句句分开来看，还真像白开水一样平淡无味，童叟无欺。但若将这三句话联系起来细品，则别有洞天，就变成了回味无穷的浓茶

醇酒。

一、如果这三句平淡无奇的话真是毫无关联，为什么《论语》要把它们放在一起？

二、为什么“时常学习”要和“远方的朋友”联系起来？

三、为什么“近邻”不行，非得“远道而来的朋友”？为何一定要强调“远”？“远”的意义在哪里？在孔子的眼里，多远才算“远”？

四、为什么“时常”向“远道而来的朋友”“学习”是愉快的事情？

五、为什么“不愠”别人的“不知”才是“君子”？

六、这个“不知”的“别人”是否包括“远道而来的朋友”？

当你试着回答上述六个问题时，你一定会思考出如下答案：

A：因为“远”会带来很多不同，因而要“时常学习”。

B：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所以不要近邻的同色，而要远方的异色。

C：古时没有 e-mail，没有手机，也不知地球多大，从鲁到秦就是“天下”。跋山涉水，周游列国。人们的语言、服饰、饮食、习俗、文化均不同，而且越远越不同。后来，有了进步，以为印度是“西天”。于是，去“取经”。所谓“取经”，不是被动地等“有朋自远方来”，而是主动走出国门去“学习”。那是后话。

D：因为“远”带来了差异和好奇，这是学习的动力，也是挑战，所以“不亦说乎”。

E：因为“远”带来差异，因此“诸子百家”的互相学习会有

一个过程，甚至是漫长的过程，也因此要像“君子”一样“不愠”别人的“不知”，即所谓“君子和而不同”。

孔子的这三句话，讲的就是当今世界一流大学特别强调的“多元文化”（关于“多元文化”，《文集》内有论述，请特别参阅《动一动中国基础教育的基础》一书中的《一流的学生从哪里来》一文）。

对我的非“注、疏、解”式的发言，美国同人均大摇其头又大点其头，摇头是感叹，点头是认同：“想不到两千年前，就有人大力提倡‘多元文化’。”“原来孔子是提倡多元文化的鼻祖。”“你说的就是美国大学开办孔子学院的理论基础。”……

欧洲有文艺复兴，我们没有，于是有人主张文艺复兴。原来有的，才能复。原来就没有，怎么复？于是乎，我想到了我们曾经有的、可以失而复得的“教育”。

我们不是曾经有过以人为本的“教书育人”的崇高教育目的吗？可惜以选拔为目的的科举制度后来逐渐颠覆了“教书育人”的教育本质。

我们不是曾经有过“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”的深邃的教育哲学吗？可惜现在已被别人“中为洋用”地翻译为“Give me a fish and I will eat today. Teach me to fish and I will eat for a lifetime（给我一条鱼，今天就吃完；教我钓鱼，受益终身）”。如今，别人在培养孩子的钓鱼能力；我们则只管填鸭式地喂鱼。

我们不是曾经有过“有教无类”的招生原则吗？可惜今天高考的选拔功能，在义务教育阶段就把学校划为“重点”和“非重

点”，把学生分进“重点班”或“非重点班”（名称可能不同，但性质是一样的）。这种“选拔”和“淘汰”的功能，异化甚至颠覆了义务教育的“有教无类”的平等原则。

我们不是曾经有过以人为本的“因材施教”的教学原则吗？“因材施教”就是以人为本，是素质教育的“施教”根本原则。可惜以考为本的应试教育使得“因材施教”衍变为因“考”施教的以末为本的教育。

我们不是曾经有过被称为“第五大发明”的科举吗？可惜被别人借到文官考核制度中去打破世袭，我们却为了“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”，把今天的教育异化为“考什么，教什么；考什么，学什么”的为考试服务的本末倒置的教育。

看看《论语》里的“仕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”：“优”讲的是“亾”，“仕”讲的还是“亾”！无论“优”指“富余”还是“优秀”，也不论“仕”是指“有道德的公务员”还是“修身养性（许慎解为“学”——觉悟）”，都是标准的以人为本！

.....

想想上面我们曾经拥有的教育，当今发达国家搞的不都是这些东西吗？

如果中国来个教育复兴，不是搞素质教育，还能是什么？

“野马副业”

整整一年不写博客，不见文章，没了消息，让许多读者深感失望，也引来很多猜测。“金盆洗手”，“隐退江湖”，“江郎才尽”……说什么的都有。

当“官”以后，杂事太多，俗务缠身，对中国教育的关心似乎成了“野马副业”。其实，是在参与推广汉语的工作中，又发现了另一片天地。四年前，我发现在迈阿密大学 300 多学中文的美国学生中，只有两人用汉语词典。后来，我在给俄亥俄州立大学高级研修班的学生讲课时发现，这些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研究生，大部分是在学汉语至少两三年以后才开始用字典。也就是说，美国学生在开始学汉语的两三年内，是没有工具可以借助的。试想，如果我们学英语没有词典，能够忍受多少年？恐怕一年都难坚持！到底有多少美国学生因此放弃学中文？只有天知道。

三百年前，康熙皇帝召集学者编撰字典时，根本没有想到今天外国人使用汉语字典的问题。让人啼笑皆非的是，尽管汉语字典是为中国人设计的，但若让中国人使用部首和笔画去查“我”字，100 个人中有 99 个会狼狈不堪。甚至姓“尹”的博士都查不到自己的姓，更遑论被简单、实用的英语词典宠坏了的外国人。

只要懂 26 个字母，谁都能查英语词典，但查汉语词典则必须先热身至少两三年。如何弥合这个巨大的差距？我们花了三年多的时间，终于设计并编撰了一部不用经过中文培训，任何人都能便捷地使用的汉语词典。编撰一部汉英词典往往需要一个颇大的

专家群和大量的辅助人员，我们一家三口干这个，苦不堪言！这部近 200 万字篇幅的词典已在美国出版。国内版本将由商务印书馆于明年出版。

尽管没日没夜地赶词典，三年来没有哪一天能在凌晨两点之前睡觉，但心里时刻都忘不了中国的教育和关心教育的读者们。3 月 25 日在我的博客上看到一位叫林梦的读者留言：“教授，今年在网上查不到您这一年的消息，两会期间的教育改革也没听到您的声音，您这段时间在做什么呀？您博客去年到现今基本没有更新！对了，郎咸平教授对教育的看法基本与您的一致，有机会去他的《财经郎眼》做做节目，推广您的教育理念。很想念您！”

读了这篇留言，心里不安了好一阵。好在《文集》很快要出版了。总算有个交代，也希望广大读者能谅解。

不是问题的问题

《文集》要不要修改？

这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。

原来由各家出版社出单行本，为了各本书自身的叙述完整，各书中必然有些重复的部分。例如，在分析中国素质教育的盲区时，我在《素质教育在美国》里，引用了“人的行为的两元性和两重性的交叉图解”；在阐述怎样在“玩”中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时，我在《玩的教育在美国》里，解释了“人的行为的两